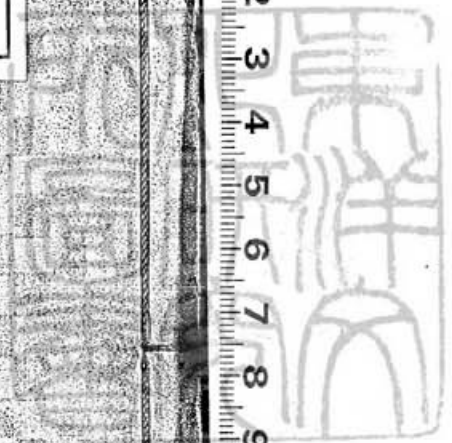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一首

郭泰機答傅咸詩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二首

答兄機詩一首

答張士然詩一首

劉越石答盧湛詩一首 并書



重贈廬謚詩一首

廬子諒贈劉琨詩一首

贈崔溫詩一首

答魏子悌詩一首

謝宣遠答靈運詩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詩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一首

登臨海嶺與從弟惠連詩一首

酬五臣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五言并序

傳長虞良曰王隱晉書云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

校尉善本注同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向日劭襲封朗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

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

光以張安世篤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

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

年入為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

侍中

繼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繼緒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闇劣願與親密而官爵

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曰灌夫實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繼緒從公無通內外毛詩

傳曰選歷試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試謂歷職言歷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善曰

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心存目替善本無賦詩申懷以堪家多難余又集于夢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

貽之云爾良曰晉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云辭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之

善曰鶚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赫赫大晉朝明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

明關皇闈銑曰赫赫盛貌謂晉朝之盛關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是國

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吾兄既鳳翔王子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定省之

亦龍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

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濟曰離之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游蘭渚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

喻君子也蘭渚比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

鸞鳳以記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掠光耀攜手外玉階並坐明臣瓊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

侍丹帷良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

坐鼓瑟曹植娛賓賦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日丹帷擘以四張善曰善之姿容也善曰

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

昌邑王賀冠惠文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中所著也服屐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庶繼緒情所

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

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邑表陽

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克茲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善本作空守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

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日黃帝化天下不爭地善曰黃帝化天下不爭地

也漁者不爭地善曰漁者不爭地

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善曰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

也毛詩曰擗兮擗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

毛詩曰逝將去汝毛善曰逝將去汝

長詩傳曰違離也善曰長詩傳曰違離也

變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善曰變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

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

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

而己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

饑也善曰饑也

儒有華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進則無云補退則恤

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

答傳咸一首 五言

郭泰機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

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

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

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

所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向同善注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

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

其私濟曰云補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也論語曰退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善曰漢

而省其私善曰而省其私

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善曰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瑕擿豐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華日祈招之詩日思我王

度武如王式如金仲長

子昌言日警蹕清夷

子昌言日警蹕清夷

子昌言日警蹕清夷

子昌言日警蹕清夷

子昌言日警蹕清夷

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見用也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天寒和運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速沉復鴈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衣工謂傳咸也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鬪體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怨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及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悞也

悠悠君行邁瑩瑩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山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瑩瑩

河安可踰水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濟曰粲也

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善曰雅閑雅

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姁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遠蒙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怪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蒙君子之傳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

觀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

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

忘畏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

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兒彼姝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

貌懷春如春華之美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

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西域善雅舞

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善曰陸機洛陽

章饒清彈濟曰西城惣草皆出伎樂善曰陸機洛陽記

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鳴簧發

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惣章伎即古之女樂

丹脣朱絃繞素腕良曰黃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

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輕裾猶電揮雙袂

之瑟朱絃而踈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善本作入雲漢向曰輕裾雙袂

響字

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

張衡舞賦曰襜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伴譬若電伐韓

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

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

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知音世所希非

響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君誰能讚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

通釋名曰稱人

之美曰讚也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龍喻美色言弃不後之心而問美豔之色善曰北辰言

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

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羽結中款

仲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

姬即指西城惣章宮人不論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皆

答兄機一首

五言向曰機自吳王郎

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陸士龍善曰士衡前為大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也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街思

善本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觴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之言在臨觴也善曰機詩也指

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銑曰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

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

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苦西流水子為神往同

逝感形留悲參商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善曰言已形雖

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沉不相能

后帝不臧遷閔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

星法言曰吾不觀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濟曰衡軌也參辰之相比也

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

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蹉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翰曰

也在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

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脩路無

窮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

吳漢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并豫州刺史威邁
白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
日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

念桑梓域善本髣髴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
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
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
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
向望眼中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貌眷眷
無故人

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
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

答盧諶詩善本有一首四言并序善
本作并書

劉越石良曰晉書云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
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

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中郎段
匹碑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碑別駕諶有
賤及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
為匹碑所害也善同良注

琨頓首頓首善本無頓首二字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

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五臣作喜字
日思事則悲閱文

則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
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歡然

以喜善本有
此一句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

約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善本作
嘉字阮生之放曠怪厚薄

何從而生哀樂所由而至銜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
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

以法俗自拘言少小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
哀樂不關於心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

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
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

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
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

失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
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悲矣莫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自頃

知

張困於逆亂

善曰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

家國破亡

善本作國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

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

集此二句善本置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

家感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

澤畔毛詩曰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

慘求數刻之慙歡譬由疾疾彌年而欲一九銷之其可得

乎良曰非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

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

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

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

也毛萇詩傳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善曰蘓武答李陵書

曰彌終也

生器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

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良曰郢楚也隨隨侯

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瑰處也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

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但分析之日不能不

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悵恨爾善本作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善本

也作也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

安國尚書傳昔駮驥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日發欺也

駮曰駮驥古之良馬也輈輈也良樂孫陽也昔有人以驥

馬駕鹽車馬倚輈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

下駮此喻現不能知謀而匹碑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

客謂春申君曰昔駮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輈而不能

進遭伯樂抑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

無意使僕為君長鳴平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

工記注曰輻輳也古今地名曰寘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百里奚非善本無愚於虞而智於秦騶馬良樂之所急也

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濟曰百里奚仕虞虞公不用其討而亡後

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患於秦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謫鬼用於匹碑也勗勉也戒令勉力無

二心也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

不聽耳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

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良曰次序也理自言文章久廢無次序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

想必欲其一反文稱證指送一篇適足以勸來詩之益美

耳琨頓首頓首向曰謀寄詩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意也琨故稱謀意報此一篇言已詩鹵拙但

足益明來詩之美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祗適也久罹厄運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

運極而有窮厄之災善曰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構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

不可乾象棟傾坤儀舟覆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也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榘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橫厲糾紛群妖競逐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舟覆矣

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擘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

神州洪流華域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

而為患於其中國也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

彼忝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

橫流泥濫天下

其一善本作痛心在目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忝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

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向曰塗道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

為福善者亦無徵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

翳狗也已見下尚**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藥夏落毒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冬敷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藥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天在冬敷謂寇賊橫

盛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藥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

比讒**如彼龜玉韞櫝毀諸**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匱匣

而令毀之者輔佐之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

藏諸馬融**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

也**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故云此談最得其理**善曰

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故云此談最得其理

狗結芻為狗也言人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

此與談老者不同**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

荷家國之事使存與也善曰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

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協

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協

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

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

謂彼劉聰所敗遭凶禍而遷播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僇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

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
罪之積如彼山河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
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
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
善本作**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磨
豐字

也磨郁穆舊姻伊婉新婚濟曰郁穆婉和美貌姻親也

與謀如兄弟也詩云婉婉新婚如兄弟也善曰臧榮緒前書曰琨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

姻又曰婉婉之求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善本無裹糧攜弱

又曰觀爾新婚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善本無裹糧攜弱

匍匐星奔良曰慮憂數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

曰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未輟爾駕已墮

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言奔疾也

善本作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向曰輟止墮壞也爾之

家也二族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

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知並根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

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倚盧未至太

原太守高嶠及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

免為泥所害河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

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

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曰孽木斬而復

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

之孽生者也長慙舊孤求負冤魂其四銑曰舊久也長取久

負冤魂善曰結上一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

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續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

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繁縟柔條脩罕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

之竹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生曰朝採

爾實夕捋零爾竿且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濟曰採捋

多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

小器琨自喻也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

尋也言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寔消我憂

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

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善本作庭虛憤善本作滿其五良

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

庭也善曰去謂之四蟬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庭也

曰哀痛 慎備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善本無此二句茂彼春林萃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喻段匹碑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碑左右是茂弃琨而去是病也 善曰春林以喻匹

碑秋棘琨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銑曰有鳥

喻謀也言昔不暇休息於此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拚

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末戢東羽翰撫

西翼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翰高飛也撫舉也我之敬

之廢歡輟職其六 濟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音

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

臻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

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

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

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 澄醪覆觴絲竹生鹿

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素卷莫啟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七光光段生出

遷喬善本脫此二句資忠履信武烈文昭向曰醪酒也生塵不執

也談賓辯論之質自謀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

闕我隣近之德也 銑曰段生段匹碑也出幽出於幽谷

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

明也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

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擘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外 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旌善本作 弓驛驛

與馬翹翹翰曰旌旗也驛驛調弓貌與車也翹翹遠貌也

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乃奮長縻

是嚮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濟其八

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往也贈

子謂贈謀言也竭盡也今盡心公朝也敘懷敘已懷也引

領謂延頸望謀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

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

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云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

五言 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

善本作懸璧 本自荆山璆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之山璆美玉也

喻諶也善曰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

書傳曰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

之濱濱水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

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

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鵬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

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荅賓

戲曰周望兆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

動於渭濱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銑亦戲也善曰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

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

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

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于載聞之猶有感激周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相射鈞善曰及於難也逐奔狄從

善同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鈞善曰及於難也逐奔狄從

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胥臣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

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

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濟同善注

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也謂五賢讎仇也謂管仲也黨朋

良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

故中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

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

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涕孔丘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西狩獲之狩獵

也宜孔子蓋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

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功

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

度如雲過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

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朱實隕勁風繁

密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英落素秋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

寇賊破敗傾側也善曰劉挾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傾輿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輶車輶也

敵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何意百鍊

剛化為繞指柔破敗而至柔弱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贈劉琨一首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故贈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現嘗辟諶故稱故吏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

當珠犯死罪而言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短弱尪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尪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

以崇退靜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

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

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

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莊子行

於山中見大木枚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

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

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

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

書注曰資裁量也 卷異遽子愚殊寤生 濟曰遽伯玉有道

分謂已所當得也 匠者時躬不免饌 任賓良曰

懷之寤武子云邦有道則智 掌自思惟因緣運會

邦無道則愚也 善曰莊子惠

不能全不材故時為匠者顧躬既不能鳴則不免充饌

以饗賓喻已為匹碑特躬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莊子惠

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 掌自思惟因緣運會

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臙同 掌自思惟因緣運會

得蒙接事 向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自奉清

宋秉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

塵于今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

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 謨明之

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

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 敢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

著道路譏諂諂早已敢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獨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

役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汗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厠讌私

之歡翰曰優厚款愛昵近也言待接益厚愛眷逾近參預惟慳之謀得偶私宴之樂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綢繆之旨有

同骨肉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同骨肉者謂親以謀為兄弟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經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為知己古人

罔喻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善曰作軻字軀不悔雖

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曰聶政者刺客也嚴軻報讎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

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劓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糜爛也糜與

糜古字通達然荀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節已見上文

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日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理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翰曰忝辱事匹碑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與哀也

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謀言能不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分乖之際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

善本作乎字

茲亦奚必臨路而後

長號觀然而後歔歔哉

齊曰歎息也言自古分難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

必視岐路觀素然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

而沾衿王逸曰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歔歔啼貌也

增春善本作春戀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善曰先謂謀父也今

謂琨也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

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

得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也善曰

周易繫辭文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

以攬其所抱而已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攬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

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悒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

音慰其違離之意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

王使富幸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立竊

侍於下風幸聞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

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比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 謹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 謹死罪死罪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

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

伊順 向曰濬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

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昔和順而從之善

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也韻 三台摘朗

四岳增峻 其一 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

也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

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翰曰伊陟

也 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 善曰尚書曰在太戊

也 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濟曰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

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 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

其忠貞宜其徽猷 其二 良曰曠遠徽美猷道也且非異

一流又加忠正宜揚帝王之美道也 善曰言理之德苟

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 班固議曰漢興

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

猷 伊謚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向曰陋宗謂

遇也婚姻謚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 善

曰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左氏傳

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義等休戚好同

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向曰義善戚憂也言相

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謂

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

諸和也說文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銑曰王室晉室也喪師

後也謂謀散移奔琨也 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

望公歸之視險忽艱

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

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

俯思身愆

其四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仲悲父母為劉黎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濟曰所害也

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之間也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

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

昨忽為疇曩

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琨處不離心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

忽成昔遠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疇曩伊何逝者彌踈

善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人理益踈也曩昔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

溫溫恭人慎終如初

銑曰溫溫寬柔貌恭人謂琨也終始如初不變易也善曰恭人謂琨也

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辟彼膠

木蔓葛以敷

其六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誥詩有憂恤之

敷布也謹自言附琨而起也善曰遺音謂誥父之言也窮孤謙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

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滂費賑卹窮孤膠木喻琨也詩曰南有膠木葛藟繫之

妙哉葛葛

得託膠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下和質非荆璞

濟曰歎美蔓葛得託膠木之上不雲布謂踈薄也不星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下和獻玉之人因為玉名言蒙琨奉承

齊下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在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

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子和氏眷同尤良用之驥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玉也眷同尤良用之驥

其七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驥駿馬也善曰左氏

傳曰晉趙鞅納備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承亦既篤

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

眷亦既親節獎駑猥方駕駿珍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

言奉眷新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善曰方言曰凡相被節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

子注曰猥惣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獲鄭玄儀禮注曰駑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

諸糜成良謨莫陳無覬其八狐趙有與五臣輔諧和也輔和

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覬望也非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同履危厄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

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

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五臣已見上五臣奚與契闊百羅善本作

翰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琨身經危難也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身經險阻足

之後逢此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身經險阻足

踔幽遐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義由恩深分隨

駑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駑近也綢繆

於兄弟故云匪他善曰分猶節也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

兄弟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挾善本作是節士良

匪他尤非也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賔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理道也善曰

孟子曰非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

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情以體生感以情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此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

起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善曰趣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

舍同善本作要窮達斯已其十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

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碑處也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救之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

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哀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備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
憚 銑曰由余式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以脩德也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日禪效忠飛聲有漢
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相武貌撫軍謂匹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

塗炭既濟冠挫民阜
尚書曰有夏昏 善曰周禮曰以阜人 尚書曰有夏昏 善曰周禮曰以阜人

謬其疲隸授之朝右
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 民鄭玄曰 善曰周禮曰以阜人

蕃上懼任大下攸施厚實抵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 善曰漢書武帝 明謂匹禪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 善曰漢書武帝

相彼反哺尚在
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 善曰漢書武帝

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 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翰曰憑依覲見也 高深謂琨也言每

還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 善曰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 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善曰韋昭國語 長徽已纓逝將徒舉 去 收跡西踐銜哀東

顧良曰微索也纓謂匹禪所碎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

被匹禪所碎類平微纏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曷云途

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向曰曷何遠

我心為咫尺寸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

已畏匹禪疑其二心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

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繇繇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銑曰繇繇長兒女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禪也松

標喻匹禪也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葛藟

女蘿施于松柏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

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

事也言持已微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說文曰幹本也

楚辭曰夕聯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飈喻亂也

鹽鐵論曰衝風纖質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濟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識意也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者也鄭玄禮記不見得魚亦忘厥餌良曰餌鈎土食以

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

識其十六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琨之意

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人善本願意潛山隱几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願養也潛山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願養也莊子仰熙丹崖俯

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眾美良曰熙慘也澡浴也言知不

退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者慙高人之意旨意也善爰

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善本作轍謂有讓琨

於匹碑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各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

遂為阻遠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善曰謂琨

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

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

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鵠冠子曰達

也惟南子曰死生既齊榮辱奚別銑曰以大觀之道則榮

萬殊為一也

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際辱也處其玄根廓

焉縻結其十八翰曰玄根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

衡支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福為

禍始禍作福階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善曰言無常

為福先福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良曰萬物滋繁為盈枯槁

始故言周迴也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夫差不

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祀纍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向曰吳王夫

句踐所滅故曰不祀纍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

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

之福也祚福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善曰以俞聰也

史記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

之量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琨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

善爰

異論

心懷

大觀

萬塗

轍

善

曰

謂

琨

志

大

觀

道

則

榮

辱

無

別

善

曰

言

無

善

曰

謂

琨

志

大

觀

道

則

榮

辱

無

別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作

福

階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作

福

階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作

福

階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作

福

階

善

曰

言

無

常

福

為

禍

始

禍

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

悅字道儒

虛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良曰隅城

角也眺遠觀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 善曰毛詩曰侯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 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向曰陸平地岡巒也挺技厲作迅疾也

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焉許

善曰漢書高 善曰謔旅官幽州故云游子借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

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遠念

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翰曰賢士 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朔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李牧鎮邊城荒夷 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 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趙奢正疆場 秦人拊北慮

善曰秦人拊北慮 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也 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羈旅及寬政委 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 質與時遇 良曰謀自云寄客於匹磾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恨以駑蹇姿徒君之惠也又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煩非善曰作飛字子御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諶自言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

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位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

謂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

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鏡曰弛廢也黜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

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矣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

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輸租繼屬不絕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武字君課更以最上

厚居宮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兒善同濟注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

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諶自謂也有素謂素

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以知我情故有此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

答魏子悌一首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諶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鏡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堪為

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衆賢之力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

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非一人之力埋蒼曰腋在肘後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切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聘其智辯並成大業

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翰曰朝謂現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理也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舩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翰同善注**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三益友謂悌也言我寄貞於**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良琨得託於悌也善同濟注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協韻以**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為此

職謀在碑所難片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道自此深厚善曰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言我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謀涿郡人涿郡屬幽人故云本州役也善曰燕州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謀為幽州**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不以形遠而為隔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賸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良曰賸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賸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荆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王故云荆文璧荆楚也善曰小雅曰賸深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賸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賸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荆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王故云荆文璧荆楚也善曰小雅曰賸深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盈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滿內外也善曰何敬祖難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

冬不用翳清有餘也軒敞也蜀都賦曰高軒獨夜無物役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寢者亦云寧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忽獲愁

霖唱懷勞奏所誠善本作成字也懷勞謂思劬勞善曰愁霖謂靈運所寄靈運愁霖詩序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濟曰靈運既歎云示從兄宜遠

於瞻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復深眷戀伊余雖寡慰殷憂慙為輕牽

率酬嘉藥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慙為輕也生有

德之稱也言雖率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善曰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率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

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五言 向曰瞻為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善曰謝靈運

贈宣遠序曰從兄宜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 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胤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 善曰阮德

猷答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

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綢繆結風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綢繆結風

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綢繆結風

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徽烟焜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本作雲字臺與年峻其一翰曰網

繆纏絲也徽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焜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

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善曰網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焜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

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惟

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華萼相光飾嬰鳴善本作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嬰悅同響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嬰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嬰鳴而悅其同聲響也

光明也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

鳥鳴嬰嬰鄭玄曰其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良曰子以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我則一日長於汝也善

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鏡曰萎葉涸流自

德茂深也善曰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

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徇葉謝成操復禮愧貧樂翰曰徇營也言

本志不克已復禮居貧樂道故云愧也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徇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

而好禮者也幸會果代耕符守南江善本作曲濟曰幸會

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

漢書曰初與郡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良曰荏苒流易

言所履之運流易遵常之道長遠也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

謝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 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何篤其愁兼三春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 銑曰肇始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也 善曰

毛詩曰肇允彼挑蟲翻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

辭曰一槩而相量也 宜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迢遞

遠貌窈窕深也 善曰宜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

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本作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

已字 對 外亦理之相對也 善曰內外殊職是塗睽也 賢愚異任 絲路有恒悲矧廼在吾愛 其四 良曰楊朱墨

是理對也 猶有悲況在我愛而非別也 善 陸 行安步武 殺 翻 曰絲路已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周數仞 向曰哇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 善曰漢書 翻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公孫攬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 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鐵羽許慎曰鐵殘

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片鸚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

也包咸論語注 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 曰七尺曰仞

半路逾峻 善本作愈峻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 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善曰

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

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銑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銑 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庾

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勵勉也言勉故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
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

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老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

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

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

曰陶嘉月兮總駕拳玉英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良日

今自脩爾雅曰陶喜也悰樂也渴謂闕常情也善哲兄感化婢別相送越垌林

曰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善哲兄感化婢別相送越垌林

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嘆矣毛萇曰飲餞野亭

他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垌林林外曰垌

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艦棹

其二濟曰秋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住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

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也艦舟也棹揖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

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艦船頭也韋昭漢書

注曰棹檝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

善本作誰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語字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思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

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昨發浦陽汭今宿浙

江湄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納外之交人也湄水

善曰鄞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

浙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銑

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薄停依 善本作通川絕行

舟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

行 善曰爾雅曰重巘險也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

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

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臨津不得濟佇揖阻

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

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矚 善本作與游歎東矚

起淒 善本作歌翰曰淒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貌也

淒字

觀巨海何以知積憤成疾疴 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

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

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海薛君曰諷草忘憂也萱興諷

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

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范

泰與靈運書敦獎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向曰

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
候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
輕舉又曰琅邪郡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

颯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濟曰聖靈謂

也衝颯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

發崑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求嘉守故云餘

燎遂見遷也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曰

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

風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翰曰言我被遷既逼歸願亦失也愆失也善曰漢書

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長

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與歡愛別求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惣萬尋巔銑曰親

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

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流沫不足險石

善御者正身以惣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

林豈為艱銑曰呂梁之水流沫三千里石林之險山名也

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

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

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閩中安可

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

處日夜念歸旋向日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處而

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事蹟兩如直心慳三避賢

濟曰躡頰也兩直謂邪無道如矢邪有道如矢三避賢謂

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頰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

心慚三避之賢幸昭漢書注曰躡頰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善曰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良曰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真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屯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迨如適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蟹纏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表也

質旭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微也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興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

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所取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

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挂木雜而雖非休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亘里

雖非休態地聊取末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之地聊取末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歎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歎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且以水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

南亭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
抱寫誠授所往之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
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
授所歡願
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善本無見

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 銑曰臨海郡名嶠

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
和之也 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
遠則曠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
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
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抄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與子別山阿舍

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畛田間

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 善曰說文曰畛
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

望脰豆未惰互汀曲舟已隱濟曰脰頸也惰正也汀水岸

隱於曲岸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
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惰說文曰瘠疲也瘠與惰通文

字集略曰汀隱汀絕望舟驚掉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

千里游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

日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日欲盡一生
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

當接薄繫纜臨江樓良曰纜舩索也日暮栖薄繫舩於江

更增舩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
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

爾共淹留銑曰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昔時

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恻悲端向日追念昔歡

思慮況合秋序中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日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秋泉鳴北澗哀後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後銑曰

泉響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昔攢聚於心也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

也聚之攢念攻別心且發青谿陰暝投刻時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占岑嶺暗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

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

可尋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

雲霓潘安仁在懷縣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良曰浮丘

詩曰感此還期儻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公古仙人

儻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

音嗣徽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向日瘵病也徒衆也言我卧病

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太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

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

客末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曾其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滿音容也

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

事未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曾也令弟謂惠連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

路應亭古詩曰濟濟令心曾既云披意得咸在斯陵澗尋

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曠日晚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也王逸楚辭注曰曠黃昏時也

其二 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

情更延傾想遲 去嘉音果枉濟江篇 向曰西川即惠連別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 善曰風也果猶遂也 嘉贈婦詩曰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思面叙款曲

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其四 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游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

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我梁秣攬我心陶喜也已見上文

游邀 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 山桃發紅萼 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野蕨漸紫苞 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色也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 嚶鳴 善本作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 已恍 豫幽居猶鬱陶 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恠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 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第二十五 終